

非常经典

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华美的，亦或是悲泣的，无论身在何处，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

怎么办？ (中)



[俄国] 车尔尼雪夫斯基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怎么办？（中）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怎么办?(中)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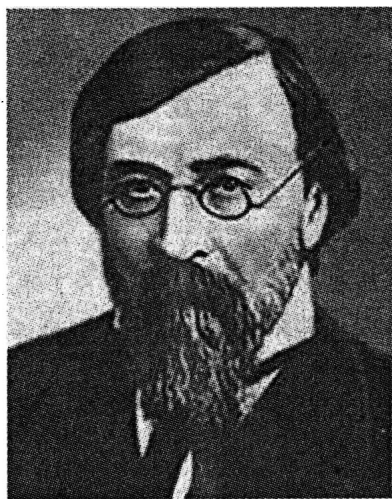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中，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者

作者简介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

1828年7月生于萨拉托夫城一个神父家庭。18岁进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从此经常接近先进知识分子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潜心研究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

哈唯物主义哲学，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也产生浓厚的兴趣。1850年大学毕业，次年重返萨拉托夫，在中学教授语文，宣传进步思想。

1853年结婚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彼得堡，成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进步杂志的撰稿人。1855年发表著名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篇论文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定义。同年冬开始发表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系统探讨了俄国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

1856年涅克拉索夫出国就医，他接编《现代人》杂志，使它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强大阵地。

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政府逮捕，关入彼得保罗要塞。1864年他被判处服7年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在囚禁与流放中他毫不沮丧，写下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优秀作品，如《怎么办？》（1862—1863）、《序幕》（1867—1869）。1883年获准在阿斯特拉罕居住。1889年才获准返回故乡。由于备受折磨，他于同年10月病逝。

目 录

第三章 婚后和第二次恋爱	1
一	1
二	6
三	25
四	44
五	66
六	73
七	78
八	84
九	94
十	96
十一	98
十二	105
十三	108
十四	112
十五	127
十六	133
十七	141
十八	145

十九	149
二十	165
二十一	178
二十二	184
二十三	199
二十四	206
二十五	212
二十六	217
二十七	224
二十八	226
二十九	227
三十	267
三十一	299

第三章 婚后和第二次恋爱

怎么办？
(中)

一

韦罗奇卡离开地下室，已经有三个月了。洛普霍夫夫妇的境况还算不错。他有几处家馆可教，报酬也颇丰，还在一个书商那儿谋得一份工作——翻译地理课本。韦拉·巴夫洛夫娜也有两处家馆教，待遇虽不令人羡慕，可也不算太差。他俩月收入已有八十来卢布。用这些钱过日子是相当拮据的，但是他们毕竟未到受穷的地步，他们的财产渐渐地略有增加，他们估计再过四个月或者用不了四个月，他们便能自己来添置一些日用品了，后来也真的添置成了。





他们的生活方式，当然没有全照着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她那不平常的订婚日半真半假地说的那样安排，可还是十分的近似。他们的房东老夫妻，私下里常常谈论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有多么怪异，他们仿佛根本就不是新婚夫妇，甚至也不像夫妻，而确实说不清是谁跟谁。

“那么，就我亲眼所见的和听你所讲的来看，彼得罗夫娜，可以说像是这么回事：她是他的妹妹，或者他是她的哥哥。”

“你真会打比方！兄弟姐妹间没那么多礼，可他们怎么样？男的起床后，穿好外衣，正襟危坐等你把茶炊送去。他烧好了茶，就叫女的，女的也是穿好衣服才出来。这哪是兄妹、姐弟？你该这样讲：手头拮据的人，因为穷，往往两家合住一套房——这比方还沾点边。”

“这是怎么回事，彼得罗夫娜？丈夫不能进老婆房里，就是说，女的不穿好衣服，男的就不得进去。这像什么话？”

“你还是说说他俩晚上怎样分手吧。女的说：再见，亲

爱的，晚安！分开后，两人各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男的还要涂涂写写。你听我讲件事，有一回，女的已经上床，躺着看书呐。我却听见隔壁有响动——不知怎么了，我也睡不着——听见她起床了。你能想到吗？我听见她在镜子前面停下来，就是说，她梳起头来了。嘿，瞧，简直像是准备出门做客似的。我听见她走出来了。得，我也就进了走廊，站到椅子上，隔着玻璃往男的房里看。我听见女的走近了：‘可以进来吗，亲爱的？’男的说：‘马上就可进来，韦罗奇卡，请稍等。’他也已经躺下了。他把衬衣外套统统穿好，我想：瞧下面该打领带啦。没有，他没打领带，就整了整衣服说：‘现在请进吧，韦罗奇卡。’女的说：‘这本书有一处我看不懂，你给我讲讲吧。’男的讲了。女的说：‘好，对不起，亲爱的，打扰你了。’男的说：‘没关系，韦罗奇卡，我反正也是躺着，你没妨碍我。’好，女的就走了。”

“这么就走了？”

“这么就走了。”



“男的没怎么样？”

“没怎么样。女的走了倒不用奇怪，该奇怪的是她穿好了衣服才出来。男的说：你稍等。也是等穿好了衣服，才说：进来吧。你来理论理论，这是什么规矩？”

“是这么回事，彼得罗夫娜，看来这是一种教门，世上什么样的教门都有哇。”

“像是这么回事。瞧，还是你说得对。”

另一次谈话：

“达尼雷奇，关于他们的规矩，我已经问过那个女的了。我说：您别生气，我想问问您：您是信什么教的？——‘就是普通的那种俄国正教，’她说。——那您先生呢？——‘也是俄国正教，’她说。——你们没有人什么教门吗？——‘没有，’她说，‘您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是这么回事，女士（我不知怎样称呼您好，叫太太还是叫小姐）：您跟丈夫一起住吗？——她笑起来，说：‘一起住的。’”

“她笑起来啦？”

“她笑起来啦，说是‘一起住’。——那你们干嘛有这样的规矩，您没穿好衣服就不见他，仿佛您不是跟他一起住似的？——‘这是因为，’她说，‘我不愿让他看到我衣衫不整的丑样子。这可不是什么教门。’——这又为什么呢？我问。——‘因为这样可以增进爱情，不闹别扭啊。’她说。”

“这说的倒确实像实情，彼得罗夫娜。就是说，时时都要保持整洁的外表。”

“她还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就是不相干的人我也不愿让他们看到我衣衫不整的丑样子，那么对于我最心爱的丈夫，我就更不该蓬头垢面的，在他眼前来回晃荡了。’”

“这说的也像是实情，彼得罗夫娜，为什么老婆总是人家的好？因为人家的老婆都是穿戴好了才让你看见的，而自己的老婆看到的却常常是邋邋遢遢的样子。《圣经》上的所罗门《箴言》也是这么说的。所罗门可是位绝顶聪明的国王。”



二

怎么办？
(中)

洛普霍夫家的日子过得不错，韦拉·巴夫洛夫娜总是高高兴兴的。可是有一回——这大约是结婚五个月以后了——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教家馆回来，发现妻子心情非同寻常，她神采奕奕，眼中充满自豪和喜悦。这时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想起来，已经有好几天了，他发现她脸上透着兴奋、怡然自得、自我陶醉的神情。

“我的朋友，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吧，为什么不同我分享呢？”

“也许有，我亲爱的，不过还得再等一等，有了准信再告诉你。还要等几天再说，这可要叫我高兴极了。你也会高兴的，我知道。基尔萨诺夫和梅察洛夫夫妇也都会喜欢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亲爱的，你忘了我们当初的约法‘不许查问’啦？有了准信再告诉你。”

又过了大约一星期。

“我亲爱的，我把我高兴的事给你讲讲吧。不过你要给我出出主意，因为这些事你都明白。你知道，我早就希望能做点儿什么事情。这样我才想到应当办个缝纫工场。这不是挺好的吗？”

“噢，我的朋友，我们有过一个约定，就是我不能吻你的手，那不过是指一般情况而言，遇到这种情况，约定就该取消了。请伸过手来，韦拉·巴夫洛夫娜。”

“等以后办成功了再吻也不晚，我亲爱的。”

“等到办成功了，你就不只让我一个人吻了，连基尔萨诺夫、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和所有的人都要来吻了。现在暂时只有我一个人。你光是有这想法也值得一吻呐。”

“强迫吗？我要嚷啦。”

“嚷吧。”



“我亲爱的，我很惭愧，也不想说什么。好像这有什么了不起似的！”

“是真了不起，我的朋友！我们大家总是在谈论来谈论去，却什么也不做，对这问题的思考你开始得要比我们大家晚，可是下决心着手干却比大家都早。”

韦罗奇卡把头紧贴到丈夫的胸口，不好意思地躲了起来。

“我亲爱的，你过奖了。”

丈夫吻了吻她的头：

“聪明的小脑瓜。”

“我亲爱的，别再说了，我简直不该告诉你。瞧你怎么这样。”

“我不说了，你说吧，我的好姑娘。”

“可别这么叫我。”

“那么，我的坏姑娘。”

“哎哟，你怎么这样，尽打岔。你安安静静地坐着，听我